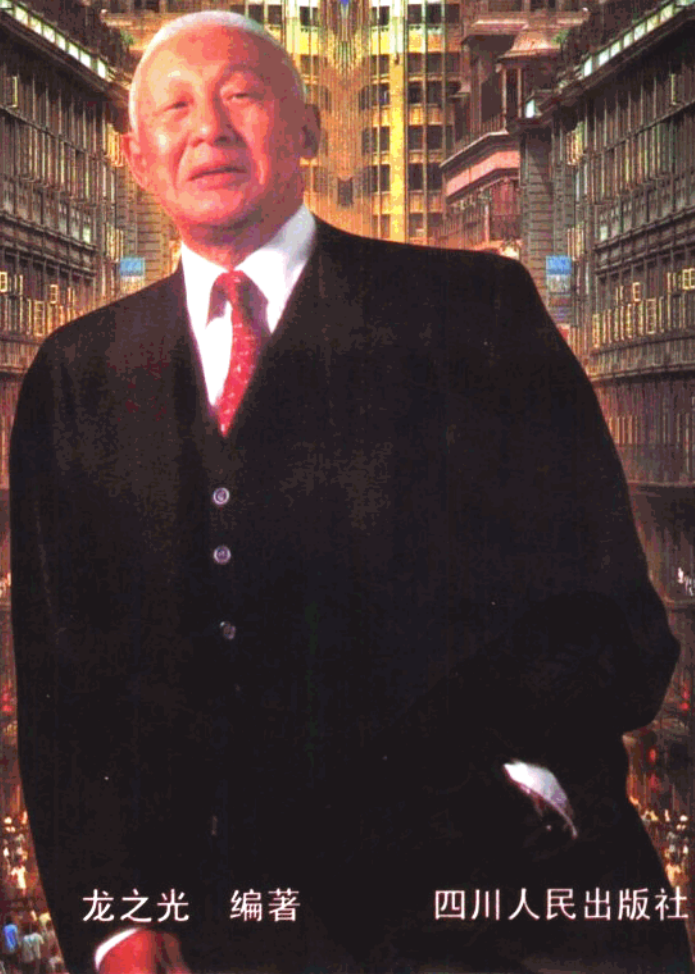


上海滩

大资本家传奇



龙之光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崛起于寒微之中的传奇财神

——虞洽卿 (1)

童养媳的儿子，虞洽卿有感于贫寒难耐，渴望到繁华城市淘金。16岁的虞洽卿先干学徒，淘尿壶、吃剩饭，尝尽艰辛。一次偶然的机会，虞洽卿投机做颜料生意，为老板赚了大钱。从此，虞洽卿

一发不可收拾，炒了老板的鱿鱼，当华商、做买办，在上海滩掀起了一股旋风。积累了财富，虞洽卿置地产、买轮船，生意如日中天。他交际网层层密织，洋人看重他，清朝大吏也青睐他。虞洽卿呼风唤雨，率先创办交易所，成为民国的股票大亨，蒋介石也曾寄寓于他的门下，一起做投机生意。

昙花一现的天才奸商

——黄楚九 (29)

虞洽卿一块钱想赚十块钱，黄楚九专做小本求大钱的生意，可谓旗鼓相当。黄楚九居心不正，靠骗寡妇钱起家。正当他春风得意时，洋骗子要与他斗个高低，黄楚九将计就计，土骗子大赢洋骗子。黄楚九经商的秘诀便是假，假广告为他广开财源，专卖假古董而财源滚滚。出东洋，勾东洋女，黄楚九财色双收。黄楚九一生用完奸计，临死也要耍耍

奸商的花招，他的银行即将倒闭，仍悄悄抽出巨款为自己营购了价值昂贵的楠木棺材。

拥有半座上海城的超级犹太阔佬

——哈 同 (63)

旧中国最豪化、最庞大、最奢侈的公馆是谁拥有？蒋介石，不是！戴笠，不是！杜月笙，不是！拥有那座公馆的主人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是哈同。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自巴格达只身闯世界，潦倒、疲惫、肮脏！然而，充当阔人看门人的哈同，竟多了几分心思，腰包传奇般地鼓了起来，他做鸦片生意，一本万利，讨了一个混血女人，可谓财色双收。哈同胆识过人，六十万两白银拿出来修公路，没想到，这条公路竟给他铺就了一条黄金之路。由此，哈同拥有了半座上海城的地产。

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荣氏家族..... (113)

毛泽东曾说：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当数荣家。所有成功者都从学徒起步，荣家两兄弟也是从学徒开始做生意的。荣家的经济触角伸向了钱庄，面粉，由于经营得法，荣氏家族迅即成为中国盛极一时的商界翘楚。荣氏发迹的秘密在于他们认准了吃穿才是老百姓的性命之本，因此，荣氏家族才在面粉、棉纺业上投下巨资，成为中国同类行业的龙头老大。

从奸商到大汉奸

——傅筱庵..... (153)

傅筱庵从小就擅长察言观色，为讨好洋人，以便广开财路，倒也认真学了一番英语。成为官太太

的小面首之后，傅筱庵兜里填满了钱，而且在官场中也潜心织网，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官方基础。傅筱庵也有失水的地方，他投靠孙传芳，得罪了蒋介石。傅筱庵经商为人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上海之围，傅筱庵不顾民族气节，竟成了伪上海的市长，但是市长美梦未成，他却死在军统特务的菜刀之下。

失节的商界老福星

——闻兰亭 (185)

破落户子弟萌发重振家风的梦想，闻兰亭决心从学徒干起。他从买卖棉纱起步，进而组织成立了“纱业竞智团”、“纱业公会”；他为荣氏家族出谋划策，挽其危难于将倾，因此很快成为旧中国纱业巨头。闻兰亭与拥有二百万两银子家财的“土地爷”郑松亭斗法，棋高一着，他与青帮大亨杜月笙相争，

则败走麦城。晚年的闻兰亭须长过胸，皈依佛门，自号老莲居士，取出污泥而不染之意，做出了许多慈善事迹，连蒋介石见到闻兰亭也毕恭毕敬，以“先生”尊称之。但这个老福星最终却失了晚节，成为了阶下囚徒。

长袖善舞的大买办

——袁履登 (211)

深信个人奋斗便能出人头地的袁履登，从小就立志克己修身。他因机缘巧合而进了设在宁波的英国教会学堂，此后，他便好运连连，首先成为教会学校副校长、开明讲堂牧师，继而成为宁波府的外交顾问。袁履登从商则是从图书行业入手，继而经营药房，成为美商茂生洋行买办。袁履登靠充当买办发迹后，迅即将其所得投入了民族工商业。他先后涉足烟草业、金融投机业、航运业，很快就成为

红极一时的大资本家。

秀才·革命志士·商界巨子

——王晓籁 (239)

经常出入于蒋介石左右，被蒋亲热地称为“晓籁兄”的民族实业家、商业巨子王晓籁，既是光复会会员、北伐讨袁的革命家、抗日救国的热血男儿，又是拥有亿万家财的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中国航空协会总会理事长，中国人事保险公司总经理，中一信托公司董事长，他同时也是一个财色双收的声色之徒，经常出入于烟花柳巷，拥有三妻四妾，儿女如云，被时人戏称为“多子大王”。解放后，宋庆龄去信香港请其归国，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其畅怀聚谈，在新中国，王晓籁终于重获新生。

腰缠万贯的“米蛀虫”

——万墨林 (271)

靠给人做饭、扫地、抱小孩、倒马桶等各种杂事维持生计的万墨林，常常食不裹腹，从小就深知米对人的好处。他因为投靠表兄杜月笙而逐渐发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一家“万昌米号”，由于他对“米”有着比别人更深的体会，其米号的生意日渐兴隆。万墨林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米”，他在抗战后物价飞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挪用政府发放的低息粮食贷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米价，大发横财，并一手造成了抢购大米挤死人命的惨案，万墨林也因“米”而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被人斥为“米蛀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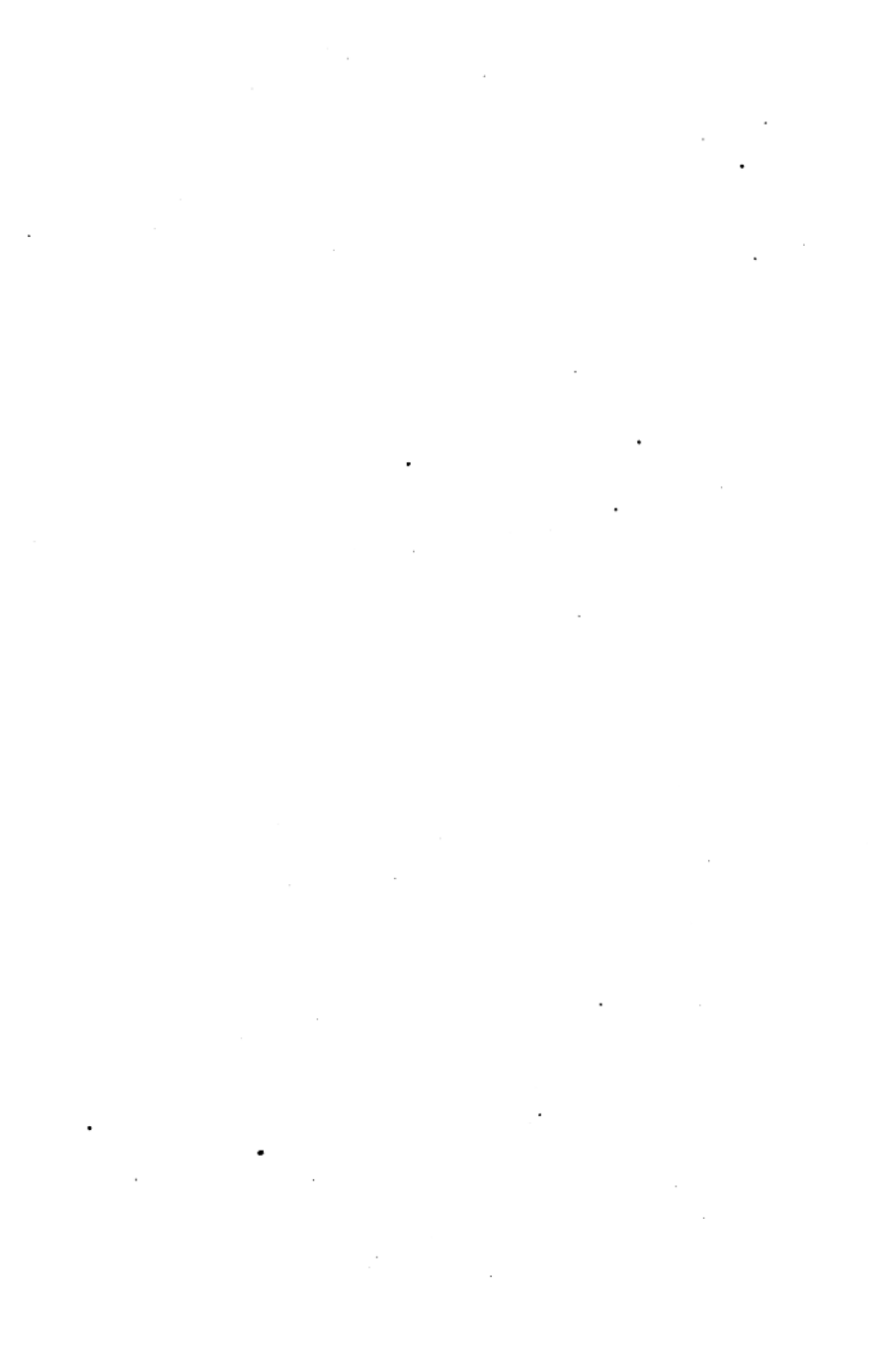
一位专做无本生意的特殊资本家

——黄金荣 (293)

黄金荣是人人都熟知的上海滩黑帮有史以来的第一大头目，在此人八十寿辰时，连蒋介石都专程从南京飞往上海，亲自向黄金荣磕头拜寿，可见其权势熏天。但他同时还是商界巨富，则通常不为人知。黄金荣是怎样从一个少年瘪三成为日进斗金的商界巨贾的呢？黄金荣自有其特殊的、非同寻常的生意经。

崛起于寒微中的传奇财神

——虞洽卿



旧上海静安寺路，是上海滩最繁华黄金地段，这里建有当时全中国最高二十层楼的国际饭店，西侧还有新开张的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在暮色苍茫中，这座玻璃大厦晚霞辉映，光芒四射，霓虹闪烁，五彩缤纷。

这天大街上走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者，他身穿中式纺绸衫裤，钮扣呈得整整齐齐，金表链挂在胸前，脚穿长筒白线袜和布鞋，步伐显得悠闲自得。他身后不远处停着一辆崭新的美制“别克”牌轿车

老者信步来到“大光明”电影院前，见门口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时髦男女摩肩接踵向里面拥去，老者忽然心血来潮，也就买了一张票，随着人群登楼向检票口走去。

检票员全部穿着玫瑰色的西式制服，双排铜纽扣，金光闪亮，无论是金发女郎，还是碧眼青年，一个个挺胸微笑地在迎接观众，老者也递过门票，正欲进入检票口时，一个检票员伸手将他拦住。老者不知何受阻，问道：“我的票买错了吗？”

“你的衣冠不整，禁止入场。”

老者听了这个白俄半生不熟的华语，心中一惊，忙低下头来，看见自己身穿中式纺绸衫裤，钮扣扣得整整齐齐，金表链挂在胸前，脚穿长筒白线袜和布鞋，老者上下打量自己后，没有发现什么出格之处，于是据理力争，要求进场。

可是这个白俄说：“华人不穿西装皮鞋都是不等人，一律不得入场。”

老者立即火冒三丈，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辱。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按照本民族的风俗着装，为什么被视为下等人？老者越想越气，正想上前论理，谁知白俄将他一推，忙笑脸相迎一个袒胸露肩的法国小姐和紧搂着她腰肢的洋先生。老者瞧见这一副肉麻的镜头，更是火上浇油，他本想痛骂这低三下四的白俄一

顿，后又感到有失身份，于是强压心头怒火，撕碎电影票，转身下楼回府。

在路上老者想好一个出气的妙计，回到家中，立即吩咐管家，到大光明电影院将它预售的三天电影票全部包下来，一张也不准售予他人。老管家还以为要大请客呢，于是拿了支票，赶到“大光明”票房间包了三天所有的戏票。

谁知到了开映时间，大光明电影院所有的检票人员上岗列队迎客时，却不见一个观众来临。直到放映时间过了十多分钟，大光明门前还不见人影。这种怪事自上海第一家电影院开幕以来还不曾发生过。正在这时，一位老先生向检票口慢慢走来，领班见了一声吆喝，男男女女的检票员立即奔向各自岗位，恭恭敬敬地站好，恭迎贵宾。

说来也巧，这位先生也是一身短打，和前几天那位老者一样，穿着纺绸衫裤。一个女检票员照样拉着他，老先生见了微微一笑，正转身要走，领班忙迎上前来，躬身伸手，以示请君入场。领班心中有数，放映时间已过十多分钟，如果连这位老先生也被赶走，那么能容纳二千人的剧场，空空如也，一个观众也没有，这成何体统。

老先生进得场来，银幕上一片空白，他拣了座位坐下后，鼓起掌来，这掌声喝的是倒彩，意思很明白，时间已过，快些开映。放映间无奈只得为他独自一人放了一场电影。

接下来两天六场电影，场场只有一个观众，来的人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更可怕的是大光明电影院的大门口，原来人山人海，热热闹闹，有时为了一张退票，你抢我夺熙熙攘攘，可现在门前冷冷清清，一时引起不明真相的观众，议论纷纷，都以为大光明开张不久就要关门大吉啦！

“大光明”洋老板，发觉包了场但不来欣赏影片的奇事后，

知道有人在惩罚他，破坏大光明电影院的声誉，于是集中了所有的员工进行调查，结果白俄青年承认污辱过一位穿纺绸衫裤的华人。洋老板赶紧又通过英租界警署调查这位老华人。

这一查不打紧，调查一出来，顿时把个牛高马大的洋老板吓矮了半截。这位老华人不是别人，乃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蒋介石的干爹，上海滩头号富商虞洽卿。而那些个观众则分别是虞府的管家、丫头、司机、仆人及厨师。

洋老板不敢怠慢，立即驱车虞府，赔礼道歉。虞洽卿毫不客气地警告说，如若贵院再歧视华人，我们将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大光明”，直到“大光明”失去光明为止。

洋老板尝过三天包场无人光顾的苦头，知道这位华人大亨不能得罪。同来后立即开除了白俄，并训斥外籍雇员对待华人观众必须尊重，千万不可得罪。这样在“大光明”门前才又重新热闹起来。

虞洽卿的名气地位究竟大到何种程度，说来你也许都不信。古今中外凡生前自己的名字能用来命名街道的本不多，而旧上海租界的马路，多以洋人的名字命名，以华人名字命名者，更是凤毛麟角。

四十多年前，现在的西藏中路却叫“虞洽卿路”，由此可知虞洽卿其人在十里洋场的地位如何显赫。

就是当时荷兰政府要在上海南京路外滩开设荷兰银行，深恐中国人不肯和它合作，也得邀请虞洽卿为该行董事长兼经理。

即使蛮横如黄金荣辈，见了虞洽卿也要尊叫一声“阿德哥”，凡事无不礼让三分。当虞洽卿在上海滩已是红透半边天时，蒋介石还只是一个从浙江奉化乡下来的四处碰壁的“小混混”，跟在徐青甫后面，在交易所里做些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副郁郁不得志的霉臭样子。

后来蒋介石通过黄金荣认识了虞洽卿，便成天跟前撵后死活要认虞洽卿为干爹，状极谦恭卑微。虞洽卿对蒋介石，初则有倨傲之色，不把他放在眼里。后来在徐青甫处吃酒，徐青甫对虞洽卿介绍蒋介石不仅是“革命青年”，而且又是黄金荣的门生，虞洽卿才对他亲热应付起来。

至于杜月笙则更差得远。当1980年英国人成立电车公司举行通车典礼时，特邀几个洋人与中国著名买办、海上闻人来剪彩乘坐“首次车”，这里面就有虞洽卿，而那时杜月笙还是一个混在人群中以抢人家头顶上的帽子来换口饭吃的“小瘪三”。然而杜月笙毕竟是杜月笙，就是这次经历使他深深受了刺激，参破了“英雄不怕出身低”的道理，发誓要像坐在车头和洋人谈笑风生的虞洽卿那样混出个人样来。“那个四十出头，穿得花团锦簇，俨然高等华人神气的虞洽卿，少年时不也是与自己一样衣食无着，连双好鞋也穿不起么？”

一个拾蛤蜊的孩子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背靠富饶的宁绍平原，西侧是秀丽的四明山区。奉化江北去，余姚江西来，在宁波东侧三江口汇成甬江，东流入海，因此宁波地区又称甬。甬人善积聚，喜商业，在沪发迹。

1867年月19日，优美如画的江南风光被黄梅雨雾遮盖成灰濛濛一片，杭州湾畔镇海县龙山虞万丰家传来婴儿啼哭声，一个小生灵降临人世。他就是虞洽卿，名和德，长大后人称阿德哥。刚当上母亲的方氏看着怀中的儿子，悲喜交集，历历往事想

到伤心处成为巨富者数十近百禁不住潸然泪下。

她还辨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就被人收养了，养父早亡，养母待她倒还不薄，盼望这位小美人成年后嫁给自己的亲生儿子。

两个被指定要结为夫妇的孩子相处算得融洽，但好景不长。镇海弹丸之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英国侵略军野蛮洗劫，接着太平军兴，清军蜂拥而来，征战不息。镇海一带连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方氏未来的夫婿被乱兵掳去，从此数年杳无音讯。寡母孤女无所依傍，养母哭着劝方氏：“你在家守着我，我们母女俩都要饿死，你投个人家找条生路吧，我兴许也能多活几天。”

方氏经不起养母的再三泣劝，嫁给了虞万丰。虞万丰干过多种行当，有人说在乡间开小店，有人说是裁缝，又有说在外地送信投报，反正是乡村小户人家，营业不在高雅之列。

再说方氏做了三天新娘，失踪的情哥哥找来了，在溪水边找到正在洗衣的她，四目相视，纵有千情万冤，毕竟回天乏力了，只好洒泪而别。从此，方氏操劳家务外，揽上些针线活，日夜辛劳，积起几个钱，以报养母抚育之恩，还资助那位哥哥完了婚。

虞洽卿六岁那年父亲去世，风雨飘摇中的门户全赖方氏独力支撑。她节衣缩食，硬是把年幼的长子送进了私塾，逢人便说：“虞家一定要出个能捏笔杆的小囡。”

幼小的虞洽卿也颇争气，晓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从不敢马以虎，加上资质聪慧，很快就粗通文墨，深得业师喜欢。无奈方氏独力难支，家境渐趋潦倒，不久便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境地，三年之后，虞洽卿被迫中辍学业。学习之艰辛，使他自幼就悟出人生奋斗的不易，同时也对自己潜在的能力有了模糊认识。

镇海位于杭州湾南岸，甬江和杭州湾在这里交相成景，真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描述的那样：“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